

文化遗珠“西湖棹歌”何时重现江湖？

惠州文化名人呼吁推动西湖文化资源活化利用

统筹策划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鹏 马勇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陈晓鹏

旧

时，惠州城三分陆地七分水，百姓棹舟一叶，穿梭往返于万顷碧波中。“水城”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孕育了“丰湖渔唱”。脱胎于当地歌谣，清代大量的文人雅士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西湖棹歌，从明代起有正式记录。

纵观历代西湖棹歌，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，贴近生活，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。同时，西湖棹歌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史料，被认为是“有韵之方志”。直到民国后，日渐式微，如今已少人知晓。

近几十年来，这一西湖文化的“遗珠”逐渐被拾起。凌伯汉与徐志达传承棹歌特色，创作出不少棹歌精品。惠州画家黄澄钦更是网罗棹歌，一气呵成绘写了数十幅反映旧时西湖民俗风情的作品，图文并茂……

多位惠州文化名人奔走呼吁，唤起市民们重新认识“棹歌”，传承发扬西湖文化。下月，羊城晚报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将正式拉开帷幕，抛砖引玉，或将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西湖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关注。



黄澄钦年逾八旬，仍笔耕不辍



展示古时人民朴实的生活
黄澄钦画作表现丘逢甲棹歌



黄澄钦画作表现张萱《惠州西湖歌》内容

脱胎于通俗歌谣，数百年吟唱不断

“粤俗好歌”，惠州也不例外。自古以来，西湖是惠州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，更是老百姓在岁时节日中进行欢歌载舞的天然舞台。旧志有载，重阳时节“合城士女饮菊花酒，西湖歌声相续，醉舞而归”。

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，惠州人创作了很多歌谣。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曾撰文写道，古时西湖周边的村民近取湖利，亦渔亦农，朝耕暮渔。他们出湖打鱼捞虾，入城卖菜买肥，辄棹

舟一叶，穿梭往返于万顷碧波中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优美的生态环境，孕育了充满乡土气息和古城风情的“丰湖渔唱”与“半径樵归”。

脱胎于当地歌谣，特别是“丰湖渔唱”，惠州在清代涌现出大量西湖棹歌。棹歌，即船歌，描写内容多是舟楫之事，其词藻清丽，不避俚俗，朗朗上口，有浓郁的民歌风味。这是由于在当时的语境下，文人根据自身的审美取向和表达需要，进行一系列模仿和改造，明显地带上了

人文色彩，但仍留下了民谣的印痕。

西湖棹歌始于何时，至今尚未定论，但最迟在明嘉靖年间就有记载。如惠州知府顾言在《游西湖记》中曰：“素秋四山碧，袅袅天风鸣。日暮还野樵，渔歌起棹声。”惠州文史界普遍认为，明代大儒、博罗人张萱所作的《惠州西湖歌》是惠州人第一次以通俗歌诗的形式，对惠州西湖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高度的评价，至今被视为西湖棹歌的代表作。张萱之后，特别是在清代，出现

大量文人写作西湖棹歌的文化现象，如屈大均、宋湘、丘逢甲、江逢辰等诗人名家，不断以棹歌的形式吟咏西湖。到了民国，番禺文人黄佐写就的一系列棹歌，首首精品。

数百年间，惠州西湖棹歌在文人骚客口中吟唱不断，唱出了惠州的万种风情，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，为西湖文化高地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可惜的是，民国后，由于战乱频繁、社会动荡、民生艰辛，棹歌日渐式微。

地方特色浓厚，“每言必及惠州风物”

一首首西湖棹歌，用方言独唱或对唱，集地名、人物、出产、典故于一体，保留了许多民俗、风景。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所长吴定球认为，西湖棹歌虽然是文人拟作，大体而言，调式近乎竹枝，但词语不避俚俗，颇具地方民歌的风味。

西湖棹歌，“每言必及惠州风物”。西湖的名胜古迹如孤山塔、大江塔、准提阁、元妙观、逍遥堂、红棉水榭、明月湾等；西湖的风物土产如莲藕、茨菰、菱角、藤菜、丹虾等，都成为棹歌吟唱的题材。“因此，内容一般都贴近老百姓生活！”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史素昭举例

介绍，宋湘诗云：“西新桥下水苏苏，三月风吹白饭鱼。即罩桥南委桥北，两头莫放一头虚。”三月份水晶鱼初出时，老百姓尝新争购的热闹情境如现眼前。

从文学角度而言，西湖棹歌颇具艺术观赏性。史素昭表示，中国古诗词格律往往太严，缺乏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，堆砌大量的深奥词语，让读者难以欣赏。反而，历观西湖棹歌，则是雅俗共赏。如丘逢甲诗云：“黄塘寺畔几家，种菜年年当种花。卖菜入城归欲晚，湖船携酒看晚霞。”平俗如口语，可看可吟，朗朗上口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棹歌还有“补

方志所未备者”的作用。惠州文化研究学者徐志达表示，一些市井风情，正史方志一般不载，在西湖棹歌里则是常见的题材。因此，棹歌被认为是“有韵之方志”。如从“西湖之水三大溪”“弱藻潜鳞皆可见”等句中，了解到西湖是由横槎、新村、水帘三支溪流汇流而成，湖水如此清澈透亮；“拜神好到摸仔庙”“栖佛寺里礼观音”“朝云墓上去烧香”等句中，窥见当年惠州老百姓的多神崇拜信仰；“寄言莫打水宝鸭，吓得鸳鸯不敢双”“莫教全割湖云去，留取眠鸥浴鹭天”，更体现了人们对保护西湖生态环境的关切……

西湖不老传说——东坡和朝云的爱情故事，也可在西湖棹歌中找到佐证。如，“三月花开湖草青，踏青都上六如亭。巢浓嫁得夫婿好，听说生前巢念经。”“六如亭上草成茵，来拜朝云问夙因。不羡成仙共成佛，羡他生死托才人。”“六如亭路多垂杨，红菱翠藕开野塘。郎坐船来妾船尾，朝云墓上去烧香。”等等。由此可见，这一故事不仅给惠州西湖增添了意韵悠长的历史人文气息，还深深地渗入古城的日常生活之中。在当地老百姓眼中，朝云是爱神，朝云墓是众生祈求婚姻美满的圣坛，衍化为一方良风美俗。

传承西湖文化，盼有“补西园人”接棒

后人云“东坡到处有西湖”，惠州西湖是东坡平生功业所在地之一，是享誉岭南的旅游胜地，也是惠州当之无愧的文化符号。不计其数的诗文、美丽动人的传说、质朴自然的民谣和艺术性较高的棹歌等珍贵的“宝珠”汇聚，才成就了西湖这一文化高地。而如今，历史文化悠久且内涵丰富的西湖棹歌却鲜为人知，成为“遗珠”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为避免西湖棹歌完全没落，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其当成传承人。1958年，惠州市大兴土木建设西湖，时任市长凌伯汉以望江南为词牌名，创作了若干首歌颂西湖的诗篇，其中有云“惠州好，象岭幻云飞，巨象腾空冲北斗，鲲鹏搏击迅如雷，气势极苍巍”，引发关注。数十年后，徐志达有感于西湖建设的日新月异，挥笔写就

《（惠州西湖）南湖竹枝词十二首》，赢得好评不断。何志成从张友仁编著的《惠州西湖志》中，呕心整理出西湖棹歌的文字资料，使其走出西湖，与更多人分享。

在好友何志成的助力下，惠州著名画家黄澄钦更是进一步发扬西湖棹歌。他精选棹歌的部分优秀作品，涵盖了明代以来至民国不同时代诗人，如明代的大儒张萱，到清代的江逢辰、宋湘、梁鼎芬、丘逢甲等20余位名家作品，用作绘画的底本，于2014年盛夏，挥汗泼墨，一气呵成地绘写了数十幅反映旧时西湖民俗风情的作品，收录在其著作《惠州西湖画境》中。“将如此多的诗人及作品汇集一册，让诗人们穿越时空，同台演唱。我们仿佛随诗人和画家畅游往日的西湖，惬意无比！”一读者看完后，如此评价。

赏读众多诗篇，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创作出对应数量的画作，耗费的心力可想而知。而黄澄钦年逾八旬，为何如此煞费苦心？实际上，这与他的经历有关。“我是惠州本土养育成长的画家，儿时爱听祖母讲故事，少时好玩，惠州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皆印于脑中。”在与黄澄钦的接触中，记者发现他年事虽高，仍保有赤子之心，“言必称西湖”。在他看来，西湖棹歌的内容多是山川、人情、景物、历史，而包括西湖棹歌在内的西湖文化是最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实在不忍看到这一丰富的人文资源白白地浪费，怀揣着“写下就是永恒”的信念，黄澄钦完成了这一心血之作：“我只能去传播我所认识的有价值的东西而已！”一直以来，徐志达、黄澄钦、何志成等

惠州文化名人代表，他们都在为包括棹歌在内的西湖文化的传承而奔走呼吁。

“现在一宣传西湖，就离不开江逢辰的名句‘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’。其实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西湖文化资源藏在深闺，鲜为人知！”黄澄钦呼吁，西湖文化亟需后人来传承创新，急需当地政府的重视。正如张萱所唱出的那样：“湖山之灵更有说，东坡先生果奇绝，明知后有西园公，能为先生补其缺。”他还唱道：“唯问西湖千载后，有谁能补西园。”

黄澄钦希望，未来大家能够对西湖棹歌达成一个“约定俗成”的共识，鼓励更多的青年人以多种形式去传承和发扬本土优秀文化，争当“补西园人”，为后世留下他们心中的西湖印象。



西湖成为老百姓生活休闲场所 黄辉延 摄



夜幕笼罩下的西湖 黄辉延 摄



西湖一角 黄辉延 摄



元妙观是棹歌吟唱的题材，窥见当年惠州老百姓的多神崇拜信仰 王锐铨 摄

博罗文脉

明代大儒、博罗人张萱：西湖棹歌“第一人”

《惠州文化教育源流》一书称，说到民歌对西湖文学创作的影响，在明代惠州人的作品中已初见端倪，其中最为突出的，应算是张萱的《惠州西湖歌》。

张萱，字孟奇，别号西园，博罗县城人。他是明朝著名学者，既是目录学家、藏书家，也是世所闻名的书法家。

明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24岁的张萱与弟弟张萃同时中举。由于张萱才学出众，得到了时任广东副使赵志皋的赏识，推荐他为诸生都讲。张萱还来得及及展拳脚，就因为父亲溘然去世而丁忧归里。

张萱后考授内閣中书，纂修国史，并为皇帝讲授经史制度。因有机会阅读皇室秘阁藏书，编著《秘阁藏书录》四卷。时与诸名流交往，结社赋诗，相互唱和。历任户部郎中、主事，提为贵州平越太守，因流言未赴任，辞官还乡，奉母归田，于博罗县城榕溪之西筑“西园”，以读书、藏书、校书、著述为乐。此后便在家中潜心学问，历经二十多年著成《西园见闻录》一书，凡一百零七卷。

《西园见闻录》记载了上至洪武，下到万历年间的事情，包括内阁、宰相、六部、台谏以至外官内臣政事，以及方伎、鬼神、灾祥等。书中节录的大量奏疏多出邸报，史料价值较高，对后世研究明朝年间的政治、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张萱著述之多，堪称惠州翘楚。除了《西园见闻录》外，还有《秘阁藏书录》《古韵》《疑耀》《东坡寓惠录》《西园画评》《西园汇史》《西园存稿》《史余》《人宅周书》《阴宅四书》等十数种。《四库全书》中仅收录两部惠州人的作品，张萱的《疑耀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张萱的《惠州西湖歌》全诗600余字。在他看来，惠州西湖也是因苏轼而出名，苏轼惠州期间吟咏西湖的诗篇比在杭州时期少得多，并不是惠州西湖山水比不上杭州，而是他当时的政治处境十分险恶，言论行动受到监管，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因文字获罪，能够吃饱睡好、保全性命就已经不错了，哪里“敢向湖山添口语”。接着，张萱笔锋一转，自豪地宣布由他来纵声歌唱惠州西湖，为苏东坡完成未了的心愿。张萱在宣扬惠州西湖时所表现出来的“舍我其谁”精神，充满自信和自豪，让人看到难能可贵的主人翁和主动的精神。

《惠州文化教育源流》一书认为，张萱的《惠州西湖歌》说明，明代惠州知识精英对于惠州西湖的建设和利用，已经有了理性的认识和勇敢的承担。它标志着肇端于宋代的惠州西湖文化，在明代已达到成熟和自觉阶段。

文脉典藏

惠州西湖歌

[明]张萱

九州之内三西湖，真山真水真画图。钱唐名圣果不妄，二高三竺神仙都。汝阴勺水胡为尔，欧阳太守移家至。续游不是老门生，安得标名在人耳。惠州西湖岭之东，标名亦自东坡公。绍圣已非元祐日，惠州岂与杭州同。东坡惠惠凡三祀，有诗一百七十二。空将藤菜敌莼羹，江月才留二百字。万里荒荒白发臣，栖栖数口合江滨。却为湖中了公事，故令岭外苦行吟。行吟岂是湖山主，不放西园人佳句。逐臣幸饱惠州饭，敢向湖山添口语。东坡东坡真可悲，磨蝎生当绍圣时。脱履刀几全余息，领略湖山不在诗。湖山之灵更有说，东坡先生果奇绝。前知后有西园公，能为东坡补其缺。世间清福人最难，清福无过湖山。钱唐汝阴久占断，罗浮亦已穷跻攀。且留惠州一幅画，付与西园细描写。西园老矣可若何，年来亦是行吟者。生长西湖六十年，半农半圃半渔船。持蟹嗅英烟雨外，黑甜软饱水云边。一片蒲帆五石瓠，六如荒阁三桥渡。峰头白鹤几时还，月下芳魂何处渡。竹岸杨堤秋正新，三三两两歌采菱。城头日落不归去，篝灯远近如流萤。永福寺前钟一动，临风短笛渔三弄。轮篙撒网携空竿，网得银梭争笑闹。漱玉澹澹水不波，蓼花深处荷花多。烛龙晓映寒玉，激湍化作金巨罗。孤棹最宜孤月上，水鸟无声秋沈沈。人在冰壶琴一弹，夜夜众山皆答响。园公更喜雨中游，荷声渐沥僧声柔。烟霭今已冰西子，画浆何须载莫愁。万顷烟波湖一曲，人濯我纓我濯足。结茅懒住罗浮山，却向西园伴幽独。西湖幽独好谁论，可是东坡宿种根。为问西湖千载后，有人能补西园。

文脉观察

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评选投稿踊跃

为现代西湖文化繁荣提供孕育土壤

惠州是东江千年古邑，如何充分利用好西湖文化优质资源，值得深入探讨。专家认为，要做好历史名城这篇文章，更需要注重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挖掘、梳理并加以利用。下月，羊城晚报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正式落地惠州，抛砖引玉，或将引发人们对于西湖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关注。

羊城晚报是深耕岭南的文化大报，旗下的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品牌。为此，在《惠州文脉》创刊一周年之际，以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为蓝本，在惠州创设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。当前，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正在开展征集活动，主要围绕“立足本土、汲古创新、博采众长”的原则，广泛征集文学创作者书写惠州、歌颂惠州的各类优秀作品。

大赛号令一出，惠州文艺工作者“闻风而动”，积极创作，掀起一波波的投稿热潮。截止11日下午4时，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共收到超过721份作品，而“赋诗西湖忆东坡”诗词大赛更是收到超过3689份作品。而且作品质量较高，部分曾获得国内文学奖。投稿人群中，不乏惠州知名作家、文化名人，也有党政干部、退休干部、高校教师和学生等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还引来了不少省外文学爱好者的关注，如江苏省中小學生、河南省文学爱好者等。

据悉，“花地·西湖文学榜”将致力探索名家名作与本土创作融合的路径，通过羊城晚报积累的文化资源及影响力，吸引海内外文化名人聚焦惠州，书写惠州人文历史，展现惠州文化风貌魅力；通过《惠州文脉》这一惠州本土外宣品牌，深入挖掘本土元素，生动讲述“惠州故事”；同时通过创作、评选等环节交流切磋，让文学之

花在惠州大地绽放，让惠州成为文化名人、文学青年向往之的诗意栖居地。

“通过西湖文学榜，或将引发人们对于西湖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关注！”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史素昭介绍，这为惠州西湖文化在新时代的继续繁荣提供了孕育的土壤，也为西湖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。